



〔日〕今村匡平 著
王文浩 王丕迅 译

重访中国

《在中国的奇遇》续篇

广西人民出版社

3.138

K833.138

3:2

重访中国

《在中国的奇遇》续篇

(日) 今村匡平 著
王文浩 王丕迅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重访中国

《在中国的奇遇》续篇

〔日〕今村匡平 著

王文浩 王丕迅 译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3.75印张 插页2 79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1383—3/I·395 定价：1.50元

序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唐]李白

由于译者的关系，我结识了今村匡平先生。读了他的《在中国的奇遇》后，不禁怀着赞赏与敬佩的心情来重新看待他了。四十年前，今村匡平先生作为一个受害者被日本反动政府驱使到中国来，为其侵略政策服务。从他投身到世界上最新型的革命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之后，短短的八年时间，他变成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有新思想的人。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是真理。真理的力量是巨大的。今村匡平先生接触了真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因而对他所经历的客观事实具有了鲜明的的是非感，并从中领悟了正确的结论。

今村匡平先生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一点也使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大为缩短。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有无数外国朋友的参与，他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往事回顾，历历在目。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代，我在连队里做领导工作，就有日本朋友松本先生以及朝鲜朋友和我并肩战斗。在我们解放区一次大规模的反扫荡战中，日本朋友黑田先生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遗体就长眠在中

国的土地上。外国朋友和我们同甘苦，中国人民是决不会忘记的。

最近，我又读了他的新作《重访中国——〈在中国的奇遇〉续记》中文稿。在这本书里，今村匡平先生对中国的热爱感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象一股暖流充满在字里行间。正如作者本人所讲，这本书是他对中国的“访友记”、“探亲记”，是一部友谊的记录。如果头脑中没有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这个坚定的信念，我想是难以写出这本书的，也难以在书中洋溢那种真实而动人的情感。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关系源远流长，大约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特别在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到894年（唐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第一次出现了鼎盛时期。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两国关系有过那么一段不幸，人民的友好往来受阻，但自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尤其1978年正式签定《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以后，中日两国关系和人民的友好交往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今村匡平先生的两本书，正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出版的。它的出版，无疑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一段佳话，也是为《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定十周年献上的一份礼物。

我的水平有限，对作“序”不得其门而入。我只能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既是读者，读了作者的两本书，于是乎便谈谈感想，抒发下情怀，仅此而已。

屠荣举

1988年9月15日

中文版自序

拙著《重访中国——〈在中国的奇遇〉续记》，今蒙王文浩和王丕迅先生译出，并蒙前中国铁道出版社社长屠荣举先生为之作序，谨致谢意。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重访青春时代在中国大陆度过的交友记，是友谊的记录。今后只要我还活着而且健康，仍想把它继续写下去。

本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后，我曾分赠给中国的朋友们请他们指正，他们热情而诚恳地来信，指出书中的某些不够恰当和不够确切之处，尤其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授倪元翼先生对全书文字作了勘误，除对他们深表谢意外，并委托王文浩和王丕迅先生，请他们在把本书译成中文时予以改正和作某些增删。

我十分珍惜与中国朋友们的友谊，而且，想把这种友谊永远永远地保持下去；我也十分感谢中国朋友们对我的关怀、爱护和帮助，把它们铭记在心里。我不愿也决不做不利于日中友谊的任何事情，不仅如此，并毕生愿为日中两国的友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中国朋友们的要求，只要是客观上允许而且我又能做到的，我一定去做，如有无能为力之处则务请予以谅解。

最后，对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予以帮助的广西人民出版

社の各位先生表示感谢。

作者 今村匡平

1988年8月

この論文は、私の博士論文の一部である。博士論文は、
「日本の経済成長と労働市場の構造変化」をテーマとして、
1985年から1987年にかけて、東京大学経済学部に在籍し、
経済学博士の学位を取得した。この論文は、その博士論文の
第一章「日本の経済成長と労働市場の構造変化」の一部を
基に、その研究の経緯と、その研究の意義について、
簡明扼要に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この論文は、私の研究の
成果の一部であり、その研究の意義について、簡明扼要に
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この論文は、私の研究の成果の一部
であり、その研究の意義について、簡明扼要にまとめた
ものである。この論文は、私の研究の成果の一部であり、
その研究の意義について、簡明扼要に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

目 录

序..... 屠荣举 (1)

中文版自序.....今村匡平 (1)

一、到批判日本教科书问题的中国..... (1)

接受三人小组的采访..... (1)

放弃做团长的资格..... (4)

客人来往不绝..... (6)

和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 (7)

在哈尔滨..... (9)

长春车站的“抢夺”..... (11)

从长春到沈阳..... (15)

难民中的同班同学“K 君”..... (16)

从佳木斯来访的老战友..... (19)

给我的颈部淋巴结开刀的人..... (21)

甲团团长住院..... (23)

在北京..... (24)

我对日本孤儿的见解..... (25)

关于慰灵祭..... (26)

来自中国朋友的信..... (28)

二、三次到我青春时代曾经呆过的地方	(31)
从北京到石家庄	(31)
石家庄与隆兴寺	(34)
在北京	(36)
中国熟人的礼物	(37)
在南京长江大桥	(38)
再见吧，青春！	(40)
三、日中交流的一年	(42)
同回国的日本孤儿在一起	(42)
我的“侄女”回国	(49)
同班同学的孩子来日本	(50)
河北省医学进修生来日本	(52)
低年级同学刘先生来日本	(52)
孙栋同志的来信	(54)
夏卫先生来日本	(55)
日本孤儿再次来日本定居	(56)
四、访问古都西安之行	(58)
“妹妹”在北京机场迎接	(58)
逛北京动物园	(59)
从石家庄到太原	(60)
在西安	(62)
五、参加解放军战友会	(66)
访问相别三十年之久的老战友	(66)
成田机场与免税商店	(67)
在香港的偶发事件	(67)
到达广州，战友们来迎接	(69)
宿于南湖宾馆	(71)

游览广州市区.....	(71)
雄伟的中山纪念堂.....	(72)
五层的广州博物馆.....	(73)
老战友们的侧面.....	(74)
许多人在湛江机场迎接.....	(77)
“一营”时代的纪念地.....	(78)
对外开放的湛江市.....	(80)
热带植物试验场的玫瑰.....	(80)
盛大的欢迎会.....	(81)
在海滨旅馆住宿.....	(82)
参观湛江医学院和农垦第一医院.....	(83)
帮助过我的董团长.....	(84)
湛江的老战友们.....	(85)
在广州首次购物.....	(88)
告别宴会.....	(89)
六、第三次到中国东北.....	(92)
轻松的四人旅游团.....	(92)
同学导游天坛公园.....	(93)
市民之“腿”.....	(94)
崭新的旅馆.....	(95)
出席日中同学座谈会.....	(96)
参加哈医大的欢迎宴会.....	(97)
访问母校.....	(98)
游览哈尔滨市.....	(99)
和孙栋同志在长春见面.....	(100)
市川荣女士和李太珍.....	(102)
长春市内散见.....	(103)

沈阳市的战友们.....	(105)
观看“亚细亚”号机车.....	(106)
在中国的最后一天.....	(107)
译者的话.....	(109)

一、到批判日本教科书问题的中国

1982年8月，正当中国在批判日本教科书问题时，我作为饭田市友好访华团乙团团长和甲团一起访问中国，完成了预期的目的而平安地回到了日本。甲团是以原来的开拓团（开拓团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把日本人民移居我东北地区使其从事农垦工作者。——译者注）团员及其家属为主，十四人；乙团是由我和我妻，此外，有四名来自滋贺县的人所组成；两个团合计二十人。饭田友好访华团的目的是：访问三十几年前曾在那里呆过的地方。甲团因为人数不够而把我们乙团加进去的。

甲团团长是我的弟弟，兄弟二人作为甲乙团的团长一路奔向哈尔滨市；之后，甲乙团分别行动：甲团是木兰县→哈尔滨市→乘火车去北京，乙团是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乘飞机去北京；甲乙团在北京汇合后返回日本。

我想把我在这次访华中所感受到的事情和在实际上给了我帮助的人们记录下来，以尽其责。

接受三人小组的采访

到达哈尔滨的夜晚，我和弟弟一起正在研究有关今后作为团长的言行时，有三位三十岁左右年青的中国人嘴里说

着“我们想会见会见”地走了进来。“我是中国记者，想和你们谈一谈。”有一个人说了话。把他们让到会客室，弟弟和我拿出了自己的名片。他们没有带名片，由于他们是用中国话作自我介绍，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名字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我为了访问中国，在名片的背面印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五六师四六六团医生”，他们看了我的名片大为吃惊，一个人用中国话和我搭话，说：“我父亲也在四野呆过。同志！你进军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国的？”我用中国话回答，他非常高兴，握着我的手说：“今村同志是一位对新中国做出过贡献的、了不起的人啊！”这个人首先开了头。

他们谈话的要点是：要听取团长关于访问中国的目的和对日本教科书的看法。

甲团团长按照和我商量的那样，把我们的目的叙述如下：

1. 过去我们日本人充当侵略者的爪牙，到中国来干了许多对不起当地居民的事，此行是为了对此表示歉意，并慰由于日本侵略罪行而丧失了宝贵生命的众多中国人民之灵。

2. 为了对八年前，日中两国恢复邦交后，中方从我开拓团遗址把三百具日本人的遗骨送回日本一事表示感谢。

3. 听说新中国目前正在开展植树运动，我们是庄稼人，虽然钱数不多，或许会对它有所帮助，打算明天把这笔钱亲手交给哈尔滨市对外友好协会。

此外，还给原开拓团所在地的木兰县政府带来了饭田市市长的口信和为植树的赠款，以及作为中小学礼物的羽毛球、圆珠笔和画。

4. 若是中国人民允许的话，想对死于现场的日本人举行慰灵，而不是大事张罗，只是默默地祈祷。

5. 想和居住在那里的日本妇女谈谈话。

其次是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这事是由一部分日本的反动分子干的，大部分日本人民是反对的。我过去确实是侵略者，我认为这是事实。回国后和日本的民主团体协力，努力促使日本政府不再进行军国主义教育。

以上，是团长的回答，而且，全体团员是抱着这样的意图到中国来的。

他们说：“团长说得很好，如果这个团是在以有这样好的想法和对新中国充分理解的团长领导下的访华团，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我们将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安排贵团能够充分实现所期待的目的。希望贵团回国后能多加努力，使日本政府对教科书进行修改。”

之后，他们就和我闲谈解放战争中的事情，再三要求我一定送给他们一本我带着的《在红星下》一书（这是一本作者被俘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医生的八年期间的回忆录，由译者译出并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的书名为《在中国的奇遇》——译者注），我送给了他们一本。闲谈了约三十分钟，他们就走了，他们实际上是不是记者？是不是公安人员？因为没有名片，所以不清楚。向伴同我们旅游的中国人打听，也只是得到如此回答：“大概是记者吧！”直到今天还是情况不明。

不管怎么样，甲团团长的发言解除了他们对我们的戒心。我想：这多亏了出发前，把日中和平友好会金丸事务局长对我的忠告和弟弟进行了交谈，对发言的内容做了研究。

在现场的欢迎比较隆重，而且允许甲团和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谈一个晚上的话（据说在一般情况下，要伴同旅游的中国人参加进去），谈话得以充分进行，而且，自教科书问题发生以来，访问中国的日本人和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会面时，原只允许会见其亲骨肉，现已改为允许会见我们所希望的全部留下来的日本人，这是金丸氏事先打好招呼的结果，在这里向他表示感谢。

我的弟弟则感谢我，说：“托哥哥的福，才十分成功地达到了所预期的目的。”

放弃做团长的资格

我认为，旅行团团长的职务是：和整个团一起行动，并对其行动负责。这次旅行，我这个乙团团长的职务是旅行社给我加的。然而，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并不是带着游览团到各游览地去游览，而是想多采取些“单独行动”，以加强与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时的战友和同学们的交往，因此，团长的担子使我感到很为难。但姑且被决定为团长，名片上又印上了“乙团团长今村”的字样，我也就“没法子”而就任了。我这个团只有六名团员，从滋贺县来参加的那四位是旅游老手，勿需担心。虽然如此，但我还是早在哈尔滨时就委任了一位妇女当团长了。

我们平安到达北京。当通过海关一出来，就看到有三位同学来迎接我，于是，我在这里很快地就放弃了做团长的资格。

决定从这儿开始，甲乙团分别行动。关西旅行社的伴同旅游人员到甲团；乙团单独行动，这个团的伴同旅游人员由

我兼任，和专门伴同乙团的中国人一起，乘大轿车到离机场约十分钟路程的机场宾馆休息后到市内游览。这个时候，有一位同学一直呆在我的身旁和我谈话，这位同学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齿科7期的吴小方女士，她不当医生而改行在司法部从事外事工作，日本话说得非常漂亮，可以和我相比。当然比伴同我们旅游的那位中国人强多了，而且听说那位伴同旅游人员是她的学生。吴女士对我说，等我们归途时，她将在北京举行欢迎会请我夫妇吃北京烤鸭，伴同旅游的那位中国人开玩笑地对我说：“团长可真忙呀！”

到机场欢迎的有吴小方、张梓荆和王文浩各位先生。他们和其他人将参加我们归途时的欢迎会。遗憾的是：后来吴小方女士因急事给我留下中国的土特产就出差去了，所以，归途未能见到她。

在哈尔滨，和在北京时一样，有母校（作者曾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就读——译者注）的办事人员代替校长来迎接我们。甲团依然乘坐另一辆大轿车前往国际旅馆。甲团分在二层楼、乙团分在三层楼上。下午，甲乙团一起参观松花江，在这里我又放弃做团长的资格而单独行动，乘坐某某要人的小轿车由他作向导前去游览几处遗迹。在车里他还忠告我：

“也许会被问到教科书的问题和访问中国的目的，请对发言多加注意。”

就是在那天晚上，正当我和甲团团长商量种种发言时，接受了所谓新闻记者的采访。由于我事先提请甲团团长注意和我们在一起商量的结果，才使甲团的目的得以充分实现，这使作为有关人员之一的我也很高兴。

客人来往不绝

在去年访问中国以前，我就不断地和我过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友通信，以加强交流，我认为那次的访问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加强了交流。然而，这次的访问，在哈尔滨只呆一天半左右，所以没有通知更多的人，只通知了哈医大的刘守忠校长、于维汉副校长和祖铁峦先生，以及同班同学徐明治君的遗子徐重光和日本孤儿牟振寰夫妇。虽然如此，在到达的那天，却以去年访问中国时从吉林省来看我的市川荣女士母女为首，客人来往不绝，我住的那间客房到了晚上就形成中国人的浪潮了。我接受的礼品比我带去的还多。

刘校长因学校放暑假不在而没有见面，由于时间关系也取消了对哈医大的访问，这次访问没有怎么和母校的有关人员见面就回国了。

在这里讲一讲其中特别给予我帮助的人，以志谢意。

于维汉副校长：他是对我的这次旅行在公私两方面给予帮助最大的人，借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祖铁峦先生：就是他，开始从旅行社听说由于人数关系，乙团不配备伴同旅游人员后就写信给我说：“如不配备，就从学校派一位老师随同到北京，以尽伴同旅游的职务。”并且和旅行社进行交涉。在此，对他谨致深切的谢意。

姬元翼先生：他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的教授，曾对我十几年前出版的《在红星下》一书中的错字、错句仔细地作了勘误，使我十分佩服。他指出那本书的人名、地名的错字之多，就连我都感到吃惊。当时既无地图又无笔